四庫全書

子部

攷古編卷二

宋 程大昌 撰

詩論六

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况門人也髙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

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轅固齊詩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玄成當皆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絶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剏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

則亦有自盖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扵是者若此其盛云云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扵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

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擠没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絶遠乃欲以百世末學毌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説焉耳

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歛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太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雅也頌也興也列以為六　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

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是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条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

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删剟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大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則豳宜入於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

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歙豳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臆斷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豳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絶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

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刋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篇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别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而篇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為三

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篇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篇章本文而自出已語獨改豳詩以為豳風而曰此詩即篇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於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也葢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為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

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不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篇章所歛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可亦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中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

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名旻之詩以旻天

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名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名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緜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歛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

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諭深見古詩底藴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致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也然而以子夏而較衛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别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

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葢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眎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别立箋語以與之别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𠋣表别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

槩定其决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甞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茍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范曄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

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扵是采寀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末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

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剟諸序各寘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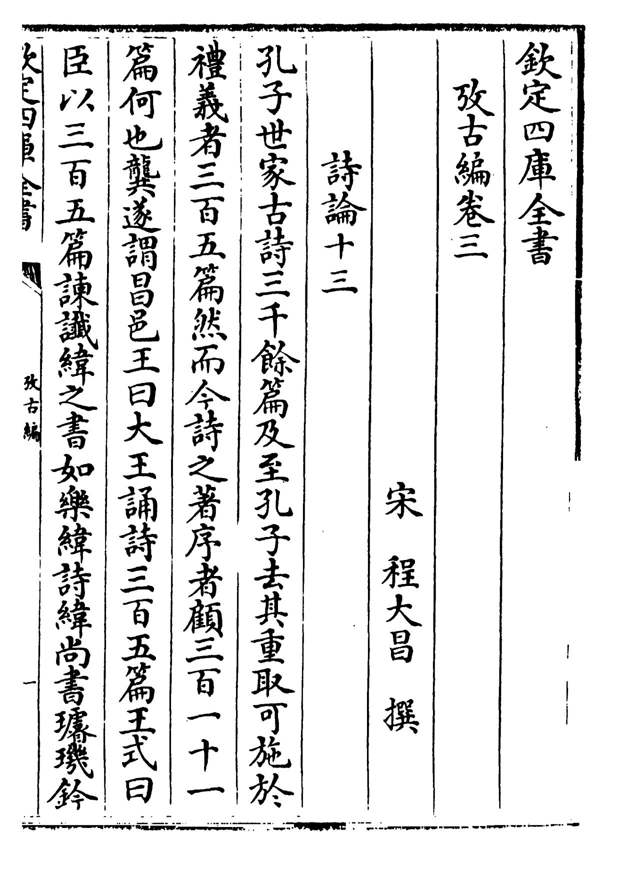
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令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畧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删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葢自周南以及名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畧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

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叅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叅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

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已例則自為差戾䀿札語則有所增溢盖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至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為一類其徒詩之

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攷古編卷二



攷古編卷三

宋　程大昌　撰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

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删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説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説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縣成説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説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

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玄皆篤鄉傳習至為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

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来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玄直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

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昔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

其不識真如此所以足為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為南雅頌而為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名以分陜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為之也在盤

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邶鄘衛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方惟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方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為

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名移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為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此彼俱無疑礙故知其為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

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已立程耶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晋則其以分地南北為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名獨綴南其下以漢人

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為伯名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陜陜外未盡為周周雖欲限陜而分治之名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涖也又如甘棠一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名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盡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

方某國甫有某詩也則宏之即周名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名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耶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或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為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其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為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棠棣列著文武内外之治是為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夫文

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耶左詩所
說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鬩墻外禦之
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名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
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棠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
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為之
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
其為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茍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
文王之南其以棠棣之作於名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

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為樂則篇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頌而比竹以歈矣則安得執為徒詩也曰此不可億度也古来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為詩章焉孰適而當為雅孰適而當為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

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絶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録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為世戒是或自為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一頌是

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也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櫽集删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與學官如是說行獨柰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於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甚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删則序

之發明於詩為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為令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官則於詩序乎何疑

正朔一

三正之别寅丑子異正是也而或者有議焉曰紀月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意更改者如秦朔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誠異矣而驗其月建斗杓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仲春實占

星鳥后稷公劉在虞夏間勸相農事其時詩亦準流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於春秋本周歷以記時變襄二十八年春書無氷定元年十月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歷而首寅月則斗建寅卯氷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之謂變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歷及兩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相變是謂天地人三統終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遠矣其傳政無幾然猶有可攷者莫

尚於詩書詩書斷自唐虞以下爲世凡五其朔建丑子者惟商周三代自唐迄夏即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歷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大半豈得謂之相復哉

正朔二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盖歲若始丑則兟寅不爲夏中既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始子

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已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故惟循夏建寅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於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無以見歷數之歸已則自不容不改矣而於朔易嗣歲之間酌求其當欲建丑耶則不能有革於商將建寅耶則夏人固已先已為之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子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為協於是參酌三正兩占而並用焉既朔自紀子以為正月旋復標寅以為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

也歷象所著自有參攷夏時之制黙存其閒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天不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已知矣而歷攷先秦古書不見改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之十月其為亥為酉當究所宿而後因革之由是始可攷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襲秦正俛寛之論漢歷曰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太初歷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一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則秦漢十月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潤益然其氣令悉本

呂覽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其改用夏時未見所始耳

正朔三

秦既襲夏首寅則正月者其歲初也不此之始更十月而歲𢇁盡顓取以為首何也史謂本五勝水王之月是然矣然周之十月既可易之以為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為不可建之以為正月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終以

不肯者正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徇已也然則周人
無正月正歲而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命
月數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
也六官職掌凡曰孟春中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者皆
周正也而龜人釁龜筮人相筮特變常文而命曰上春
故鄭司農以為上春者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
剥水火焉則特別異其時而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

籍人事以信其歷雖用辰戌可也刊焉剥焉如水火而化焉茍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周歷信二至用而正歲存求之六官不止一事也土圭表景以迎日推筴圜丘方澤以祠祀天地適當二至者既皆明著其期以歷正歲氣序矣至其天令已及人事當舉而會其令序不在二至無所表別則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凌人斬氷杜子春以為夏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歷亦有十

二月令淩人也越六官正月常例而冠以正歳者以明所用者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此書正歳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攷古編卷三

攷古編卷四

宋 程大昌 撰

正朔四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二十八星之位辨其致事以會天位騶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足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太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都鄙者苟其歲也年也無所殊

異而無舉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衍文矣諸家至此俱不能究窮其別特不明夏周固有明制不可推也爾雅叙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論語具如璞語非臆說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稻以命一朞則是周人所為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卒歲曰為

改歲每歲孟春皆夏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在唐虞間語亦猶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泰誓伐商自稱十有三年而追數舊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武王克商之後周公輔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嶽之朝狩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亦首末如一也是凡涉歲年者夏周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亘乎十二次者言

之也左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則具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知歲循歲數月而天時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叅合無牾故曰以會天位也天位可會則以夏乘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歲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令先後可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歲年異文者若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於三歲等之為三十六月焉其大比

大計必各有需時待挾始得施其會計者故三年三歲不一其制惜不得盡聞其詳也

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十月為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顏師古曰未正歷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是也前世歷家如邊韶之徒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

誤也起歷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閏位當初始元年十一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鳴雞為候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不足三年决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於更始三年遂改建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復舊服色皆著於史而正朔改否輙無所書固未見其改丑為寅矣魏文之在黄初事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

黃龍見山茌縣有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丑則是東都固嘗用寅矣而范曄雖於歷志亦不紀序也明帝之正雖誠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夏正得天亟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為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月為後十二月蓋至此而歲復首寅也

正朔六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曰景初之歴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歳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廵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歳斗建為歴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歳者即周之正歳也其謂景初歴乃明帝自制之歴也丑為正月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夏時者明帝雖欲強出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用正歳為斷而其率然建丑特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為難用而復建以寅也漢魏去古不遠

正始之臣又多博雅今其改歴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歳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月正歳無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歴家自主其術者曰立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逺則堯典又逺而開闢其天行歴筭皆可復其疎密為説甚美而其疇人自相攻駁固皆具見失實矣至有不待攷歴而知者子丑寅既有三建而月之周帀十二辰者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為丑則其年當虚十二月矣周之代商用子更丑秦之十月改從古亥於

其改建之閏法當虛月不以入歴也類而推之王莽代漢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初其歴亦當盡十一月夫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十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歴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附之它月歴家不聞於此有所稽驗特既數歲年而誇張其筭曰吾之歴卻見逺古不知憑何氣數以驗天行耶

象刑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

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紂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經緯曰三王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

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宫者扉扶未反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會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别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耳而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未嘗置刑不用也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

耶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直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也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頴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刵椓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耳則肉辟所起

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閱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也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者方有流鞭朴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倫也此自可以理料也

象刑二

孔安國之傳象刑曰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為法於

義既迂而法以用刑似非六經語度故世以為疑至荀況氏出疑異冠服之不足以懲也遂作意直詆以為無有故其言曰象刑不生於治古起於亂今也象刑虞書嘗兩出又親紀舜語若舍之不據則堯舜不足祖典謨不作經矣然則何以曰古無全制則當參其類而求之類既相比則當推其理以究之待其彼此交質相說以解則古制見矣夫既謂象則必有形可繪有狀可示也既其可繪可示則凡謂為象者其必於形象焉求之豈

容泛言也歴象日月星辰雖書其軌度於歴然璿璣玉衡正是模寫天形星晷以致之於書故夏誅羲和謂其昏迷於天象也觀象作服則誠以日月山龍加采色而會之於衣後世宗本其制而差降之其最下者亦以象服為名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説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耳

周之關名象魏魏者取其巍巍然也象者實有六典事物之象畫著其上也司寇之職正月則垂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其為制正本有虞也既名為象且又可垂可斂則不止巍然徒闕而已其觀之上必有具焉則畫刑為象者其是矣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虞言象刑著其成也其實一也六官皆有職六職皆有具治教政禮刑工隨其事物有圖寫之其繪事屬刑者則刑官取而垂之魏闕是為刑象由刑象以推

唐虞則象刑云者以有象而名可類推也魯哀公二年火踰公宮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夫指象魏之象以為舊章而可藏焉則凡周禮在魯者尚皆有象也管仲對齊桓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韋昭曰設象者設教象於象魏也夫象設於魏而遺魏可以自見是象不附魏自得名象魏而無象則觀闕耳象可以離魏而言設則刑之可以循象而為職守是殆一制也況仲之

所言象也度也權也皆形器也則象刑之爲畫象又何疑哉聖人之設刑也葢期人之不犯而其肯以不犯者非有畏焉則有耻也道之以徳齊之以禮世之知義者固遂有耻且格不待致警矣上之不入於徳禮而下之未至於無藉則墨劓剕宫大辟之用刀鋸斧鉞椎鑿之具先事繪象以昭示之使其觀具生警以不及犯則唐虞之象刑是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不愚其民忠厚之至者也

象刑四

夫子之言曰不敎而殺謂之虐莊周曰慝為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敎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於門閭者諭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經之言曰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流鞭扑皆士師致刑之具也自流以下不獨出五刑之外亦皆加輕焉故惟象之所繪是其一代刑辟之大者也典之為言與典三禮之典同舜之致戒蓋曰循象以掌常刑用流以宥輕罪鞭以警有位扑以懲不率金以贖其可恕眚災而應赦怙終而不改則皆隨其麗法者加操縱焉則舜之刑於此數者皆相須而不可相無也然至於制中弼教帝以其功歸之臯陶特曰方施象刑惟明而流

鞭扑贖皆不在數則象刑者其一代刑典之大者也雖然有刑而後有象刑者實用也象者假設也從假設者以名其刑似舉影明形不本其本何也曰此所以見聖人期無刑之意也及其未用而設警以先則不待入畏而後知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種物怪也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為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以期不犯者名

其刑而使見者不及於犯則刀鋸斧鉞椎鑿皆付之不用聖人之欲也示之以畏而民應之以不畏則其假設者為實用矣故曰方施象刑惟明也其後成王之刑以義斷制則自名其刑義刑穆王之訓夏明贖則聖人本其制而命之曰贖刑亦各實其實而已矣

象刑五

謂異衣冠之為象刑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不無所本也司圜掌収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大

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夫秋官所掌既有三典五刑以明正糾詰矣而又有加桎梏而坐石以耻者又有去冠飾而書版以辱者是則於其起居服用實有意乎以別異行懲艾矣而又古者典冊希簡傳政不詳戰國之時刑辟滋衆已有傷時慕古者曰古能以畫衣代刑而今獨不能其在荀況固已聞之至漢而傳益訛諸儒遂和附其說以為誠然鄭玄之於司圜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

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蓍墨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城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臯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其所以辨淺深㮣嚴㝠無不曲盡而槩謂示耻可以去殺固

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為迂古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彼其結繩舞干特致其至而非其所從致也茍以民頑俗薄而疑象刑之無能有懲是特不究其所從致者耳三后恤功以期多賴伯夷降典以折未然民日遷善遠罪既與刑忘矣而猶時有不肅故畫象以示而發其愧畏之機是畫象者可以昭

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攷古編卷四

攷古編卷五

宋 程大昌 撰

三宅三俊一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者之三居然是其所為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顓為用人而作雖以司寇謹罰終竟

其文要其叮嚀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且三代本末有序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飭刑罰恐非聖人彝序亦非立政任人本指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為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

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為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者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掌可以程品豈容虛並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攷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栩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甫曰克

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盖事牧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命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為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凖所從命名以為三宅者然也

三宅既為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

三宅三俊二

天下職任多矣常伯總率百官常任謹戒百事準人平處刑罰三者關繫治亂最為要切故舉天下之大而能擇人以處三職則於君道遂無餘事此夏人舉要致詳之意而商周承之以為治本者也湯之興也用是人居是職則誠安其位而無讒邪傾闇之虞名若人之有若

才則誠當其才而無名浮實失之偽此非成湯自立此模也知夏制而敬承之故於三宅之三俊既能信用而四方萬里遂於夏法乎見德也文武之造周也以言乎夏制則知其指而不謬以言以言其時髦則又能灼見其緼而無失故周之治亦遂追夏軼商也然則夏之此制施諸用人如方圓必於規矩不可舍而他之何也為其執要而致詳故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也夫籲俊而訓

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徃而至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三宅三俊三

自虞夏以及成周事日益多官日益衆其分職任事者不患乏人顧成王之資不及文武則其操縱之法尤當得要故夏之三宅在成王時尤為用人會最也二帝三

王官稱之著於詩書者已自不同特不知事牧準其在三代各為何官何名而周公之陳三宅世更三代名同一軌雖其意尚或可想而制不可強言也且庶言庶獄既分授職則三宅也者其居虞周以在九官六卿之列然而庶慎所寄實將審處幾康且有參總萬幾之象則非法守所能拘囿矣載攷之古禹作司空而上兼百揆周公為師而下任冢宰則此之庶慎又未必非大臣之所兼總也然則此三職者以授任則甚重以擇任則甚

要故官制世異而委寄常同理極其當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殆此制之類也雖然桀紂之世三職未嘗虛位也而其所從宅者非禹湯之所以宅也故周公既枚數三代當否以為之鑒又極舉文王用心以為之戒其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得夏禹宅人之指而擇其所以宅也言獄慎罔攸兼罔敢知者慮其或有纖毫疑貳則不安所宅也當其致戒則曰既已俾亂則自一話一言勿以致疑及其申告則

曰能宅之則必用之能用之則必能紬繹之是然後可以責其安位也故宅之為義如人之宅其宅也轉徙無定固不足以為宅相攸不審與夫居之不安亦皆不足以為宅故夏之刱制固已諏德而審所宅商周循之其曰嚴惟丕式曰克知三有宅心曰惟克厥宅心其式其心率皆準夏以言也此又一書之要旨也

舜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揚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有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雄之若言殆重華協帝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為也竟水功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廵考制一歲之間車轍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為垂拱坐視也耶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為其斯以為無為也歟故由仁

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爲如此之仁自爲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爲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爲言語好惡悉屏除謝絶付之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土石無爲之至矣舉世言行苟有

一善則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過則其作為孰
勇於是繫辭之賛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
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為土石
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為江河沛然也而
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
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
可得而見者也世之言無為者不入於揚子則入於釋

氏揚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為主自空以上無指焉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以何為宗哉關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揆之於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其寂然則聚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政舜皆能之而能不為也以其該而照其偏焉

稷契皐夷夔孰可尸是孰可主彼當其可而授之模不强其所不能為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為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髙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大失當況自親之歟故曰發無知何能為則又并與無為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為而致之無為則孔子之謂恭已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敦信明義紛

紛更搠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真垂拱哉

禹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賈捐之得以立議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量大小常於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出也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敷命所承與重華所協幾幾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難作兩觀也而捐揣切夫子本語一猶實有等差者何也曰此不可從事為之末而究辨之也若孔子必有為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内省卻顧其於揖遜實有慙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於弔伐救民者不數數然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已以素信於天下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慙慙其代

夏而自君也今其所立既以屋身為物而為夷夏之所信戴惟恐誅弔之不先此豈私一己而富天下者所能得此於民哉舉玆以稱而湯之自慙者鮮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話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無慊於堯舜而迹則近於私己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萬章既舉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耳聞矣而不足正與之辨也特究其非間所起而陰用其所不然者折之

若曰人之樂乎為君者為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巳私也為其天下皆為我勞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宫室衣服飲食而畀之而惡之而菲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豈於匹夫矣至於黻冕鬼神凡為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傷切膚理不予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孫哉吾無間然之語重復而叮嚀蓋不折其疑而默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觀大抵如此也且夫天

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蹈非則無是苟從其對而明之則不待斥言枚别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輙之舉見黜於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輙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輙蒯設不問之問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夫子一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位在德元力足以管攝天

下凡所施置勢兼畏慕則其動也隨固易易然也夫子終身匹士無所資憑而當時推尊萬世主信六君子之言動政教反依其言以行此其間必有不召而民趨不令而人孚者矣陳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温良恭儉讓殆從子禽所見言之耳而夫子能使所至之國不問何侯不問何事悉虛心有訪焉所謂如有政吾其

與聞者盛德所熏非枚數一二者可究也日之麗天與春為生與夏為育秋之物以堅冬之粟以熯方其位當而勢順未覺大異也六君子者之事也明已入地轉晝為夜百川井泉嘘氣上蒸若將雨而出雲然雖枯田蔓草根荄毛甲悉傅滋液如麻粟如珠璣均被霑洽夫何自而然也至陽莫遏雖陽越九地無不透徹也此夫子之德之盛非阨窮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則誠於此者自形於彼豈其有所用力也哉夫子嘗諭志於

人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此三語者從常以觀僅能相安於無事耳然以一身而對億萬以無作而應有待不施敬養而老者自爾安不立要約而朋友自爾信無所拊輯而血氣方剛者自爾歸慕槩其規撫以凖治古是為何所肖似哉無告之民易以凌虐而能使天下俱不能虐窮困之士難以伸達而至公至明自不埋伏此其為效豈人人而恩事事而察者之所能哉達則堯舜窮則夫子其致一也子貢嘗曰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我不上人所得自制也人或我加自非德力譪著使其人望焉而意已消渠肯但已故曰非爾所及也此聖賢之分也

夫子二

期不喻而後命命不喻而後説説不喻然後辨此立德者淺深之別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叱之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絶相遠也彼其

畫刑象示愧畏而民用不犯則固不免於期矣而命辨說三者泯於無見也夫子嘗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蓋期至乎此也學如子貢聞若語而猶特以語言之常意其無以闡通彼已也則隨獻所疑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於夫子所指不翅胡越遠矣夫子蓋傷世人無復足以喻此者則又從而申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子貢無所復叩非不叩也不知所叩也四時於其當行而自行百物於其應生而自

生舍天則無所禀令而天豈臨事旋出此令歟此夫子之所自期而欲屈於無位者也子貢之學晚而益進蓋嘗因文章之舊聞得性天於自悟其見益非徃比故其稱述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即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之所為也使賜也而早悟此理則無言之誨吾知如一以貫之之唯無所不悅之愚矣曾居天下其比齊楚秦晉亦已小矣夫子一為司寇而出妻避境餘年儲價

者皆逍逃斂戢至於隳郈毀費三家雖肆不敢斥其逼已則必有不怒而威於斧鉞者矣讙鄆龜陰之田向也坐受侵辱至是一兵不陳齊人章章奉版以復非其德力所被大於秦楚齊魏之勢能爾矣乎少須暇之其於不令有孚殆不難矣天其未欲平治天下故於堯舜但能袒襲之而已無能有所究達也歌襄諭喪伐木削迹至一身無所容而識者不以參儲乎感之間特曰此亦妄人也而已以堯為父而有朱以舜為兄而有象以周

公繼述文武而民不靖不起於外而起於王宮邦君室則他人何誅焉天之方春凝冰之山窮髮之境無不萌敷華實至於木之無根者石之無氣者焦然其猶大冬而人不曰天德不足以徧覆也此有以界彼無以受則一木之枯一石之頑豈足以格闔大生之德哉

攷古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玫古編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羅應台

攷古編卷六

宋 程大昌 撰

中庸第一

夫子之設教也以人人未進是則不躐等以告故論語一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為道日損以上無詔焉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苟在是則盡發所見展竭無餘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遂逆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

指於邇言之中而中庸所書并出真見於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於夫子也其所指各有以也夫子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天道尚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止詩禮非有靳也度其可受而授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性率而脩之以為世教自脩道之教浸而復之至於無聲無臭豈惟

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絶難其謂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愚唯者不過一二子茍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徒執反隅故法則恐微言由已而絶故寧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所以異於夫子也子思之傳是為孟子孟子之門猶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克之徒相與難疑答問然課其所詣尚未得與七十子班其況有聖於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中庸二

由夫子之雅言以達之其所不言則為子思者亦難為辭矣於是酌其可言與其不容言者而時出一意焉體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資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有所發寤是為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是其委曲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然而取證於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乎博厚高明則直

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言行在民莫不敬信覆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然猶有待於作為也至於淵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之敬信也不以言動人之畏勸不以賞怒君子之至於斯也篤恭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出辭亦且泯於不有稽其所宿其在堯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也而於上天之載則無聲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也天命之性於此乎復而修道之教遂如魚兎之筌蹄矣蓋子思談道其序之可攷者如此而

能發難言之妙於可以循求之域則假物之助多也趙岐之贊孟子曰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自謂與人立辨非其得已而肯從設喻以矜已長也哉惟其借世人之共知者以攄發其所未知故辭不費而理已明也此又孟子之學源流出於子思者也

中庸三

凡中庸援琴瑟鬼神山石河海者則專以取喻也其本天地為言者一以證類一以指實也域中有四大天也

地也道也正相配對也總攝覆載者固出於道而橫高厚以為道則者舍天地莫與明也體是道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而隱約在下雖匹士亦聖人也故凡語及天地即是聖人非止以類證類而已也高明博厚者固天地也誠之形而著久而徵者其於載物成物亦天地也今其論道及天地者功用相當達者信之未達者思焉無有轉而之他者也惟其發凡未幾即援鳶魚躍飛以為初入之證最其參四大而明道要者也諸儒至此皆紛

紛無宿殆不究全書本指而剽剥一言一句以鑿出聽見焉耳中庸之書既以高明博厚者為道而亦通之天地聖人矣凡其髙厚固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髙厚間必有證焉可稽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訾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尚即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究知究能者是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也鳶之飛豈能極天之髙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然寥廓之間飛者得以凌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

自出則謂高且厚固不誣也此之不誣豈徒憑虛設說哉飛躍之在高厚求道者之於道要功及尺寸則象已及尺寸功在尋丈則證相亦及尋丈進仁義則仁義見進禮樂則禮樂形舉茲以覲天雖蒼蒼而高茫茫而深其分際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由此而察也前乎子思固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然其侈贊其大而不能借物以明大則受斯言者其口雖然而心不釋然其於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今其即魚鳶以驗

高厚也則有準矣飛躍所及分際以明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可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於語小莫破之初而天地之道察於語大莫載之後此正匹夫匹婦之可知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思蓋以此該括初終而示人以至道之要也合中庸一書言之自誠明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歸諸聖人則歸之君子以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宿之於道而不傳之以人蓋其曰戒曰矯曰擇

曰遵方飾身以求而未能擬道以參身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未能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遵二者正在飛躍之地也粗有績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至之者也故子思以若言者而著之於初也學者徒玩其辭而不究其序意謂聖賢之言俄而可度則其造理也淺則相與求諸幽遠而入之艱深至其甚也倣擬浮屠氏之相問答焉大抵設隱行廋務為不可攻詰而子思之假物明理者益以背矣子思豈亦有憂於此哉其曰道不

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因取伐柯近則以喻其解則夫人之相習為深相欺為高者在其當時容已有之後世何訾焉

中庸四

孟子序善信美以及聖神即夫子學立知從之義疏階等也學而至於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喜怒哀樂之有中視聽言動之皆禮進乎大而幾於化矣莊周窺見其等而傳事以言則曰回也進仁義矣進禮樂矣少焉又

曰忘仁義矣忘禮樂矣此數語也殆如用孔門尺度而準其所造毫釐不差也仁義禮樂固未足盡道茍不於仁義禮樂焉而求其日益日損則亦無以為鳶魚飛躍之候矣飛躍之證見而上下之察明則樂正子之學中乎二下乎四不待經孟子而其等亦已可明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所以從兄事親者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此與朋來而樂人不知而不愠者同其所
有也諸如此類皆學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於學
者雖不明言其等而答問所及尚可攷也舍其細而言
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
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固進其等矣
賜方以多學而識為擬則夫夫子之期賜者髙而賜之
等尚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徳者鮮矣子之歎葢
嘆賜也賜而見嘆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

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於百世之後七篇之作寄聞見於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莊子一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為至以有為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遥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入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遊而至於逍遥則意欲鄉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為拘閡矣其曰遊豈真遊哉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践履間哉夫游而得至於此則既從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遊而絶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故鳩之決起鷃之騰躍鯤鵬之摶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絶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譎怪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蟲笑鵬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

之藉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搶榆枋翔蓬蒿稍起輙墮無與為力焉故也鵬搏扶摇一上至九萬里由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為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於是是猶蹴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為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逍遥者勢資之翼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棄行迹御風泠然更為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況愈上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

有泠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既已詳盡然後直抉其奥而為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曉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為逍遥則其化有復無之指其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麤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䖍礫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與引繩批根一切

斥為異端此為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尚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有深意雖甚放其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極深見緼奥或時假設古人事為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曾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覯而有序可循何

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廢乎至於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木使遇堯舜君出爲陳之其真蕩放擨檢如槌提絶滅所云也哉

漢丞相封侯

漢書公孫弘傳丞相封侯自弘始史記亦記弘以相得封而不言始弘也案申屠嘉傳孝文十六年嘉爲丞相

因故邑封為始安侯史漢語皆同漢關内侯得為爵不得為侯故無食邑嘉之食始安也以嘗從高祖故孝文特加之恩非常制也嘉雖以恩特得食邑故是關内侯耳及其拜相迺即始安故邑真封列侯是嘉正用拜相侯也以百官表考之漢自置相以來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皆以故侯相至繼蒼而相即嘉也是前乎嘉者無以未侯而相者也嘉之後為周亞夫衛綰竇嬰田蚡又皆故列侯也至陶青劉舍許昌薛

澤四人雖無傳可攷百官表明著澤以平棘侯相則是因相得侯寔是嘉始也固於功臣侯表亦明言嘉從高祖食邑五百户用丞相侯而其傳弘輙遂忘之則司馬遷不言始弘者其當時親見之詳也

唐初對御草制

明皇雜録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詭謂曰國之瓌琔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審恚曰蕭嵩虛有其表

耳又嘗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為誰知其為中書侍郎韋沆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今為侯伯沆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宫人持燭沆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葢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名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

垂簾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絶之敬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

婦人拜

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

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静帝大象二年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殆至此始并於廟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吕后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矣戰國策蘇秦過洛見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六